

刘铎《丰江瞿父起田翁考绩应召序》

吴慧虞

“瞿式耜，字伯略，一字起田，别号稼轩，江苏常熟人。明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中进士，‘授吉安永丰知县，有惠政。天启元年调江陵，永丰民乞留，命再任。’”（《明史·瞿式耜传》）天启三年（1623）三月，任满。庐陵刘铎特撰书《丰江瞿父起田翁考绩应召序》，以为送别。此文叙述瞿公出宰吉安永丰期间政绩，谓其初入宦途，即已崭露才能。按刘铎江西安福县人，字我以，号洞初，为瞿公万历丙辰同年进士，（刘铎之从父刘佃与式耜祖瞿文懿公嘉靖二十三年同榜进士。）扬州知府，著《来复堂集》。天启六年，遭魏党害。次年冤狱平反，追赠太仆少卿。永历二年，江西复为明土，刘铎女淑英归葬其父，瞿公为之志墓。

刘铎《丰江瞿父起田翁考绩应召序》卷原为常熟古里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，1984年瞿凤起先生捐赠常熟市文管会，现藏常熟市博物馆。

原文如下：

盖余从父佃，故叨瞿文懿公籍末，乃余不敏，亦幸尾附瞿父称世讲云。瞿父芥拾上第，来莅丰江，人以为年少贵介，宜不称为吏。至则质性朴恬，无殊寒峻，虽新硎之发，而持之若钝，不以犀利取捷于咄嗟，吏胥积猾，类多方以尝，父弗为动也，而不苛摘其久之且改而效忠。棱棱其骨，未尝蹉跎以事当路，当路中有物色父者，然卒无能私父，为是士绅严惮，竿牍谢绝矣。蝉脱俗吏之中，屹然鸡鹤，虽不乏词客骚人之游，而未尝一诣人饮，却馈遗，蠲赅糴，除羨耗，噉溪之毛，不有廉者之色，讼牒日不一二，伍伯如木偶人，持三日粮毕讼矣。其猷决也，若三老持是非，不事钩鉅，而两造贴服。岁侵，萑苇啸聚，父外关不掩，而四履宴然。丰俗尚鬼，父至，即其鬼不神，三年不为疫。居无何，而学宫葺矣，道弗治矣，桥梁修矣，边饷给，庾廩储矣，而不费县官一钱，甚者事势抵牾，有前令所不敢发端者，父毅然担之，靡推委。尤善相士，深惟刘邵允劭允虚之辨，洩渤尽收而不难折节。公余登文学，谈说经艺，所品题皆知名士，九邑就衡，人以为千百年丰江一永叔云。字水借署，父治之，一如治丰状，不谓代也。水田先生心仪之，称畏友。久之，会大翁有分巡湖西之报，遂避去，未几改江陵。江陵故十倍丰也，父蹙然曰，我安丰，丰之人亦安我，竟犹豫不忍发。而大翁亦属有他转，缙绅父老因叩阍亟借冠，而父欣然反故隶矣。越三年，部使者以西江治行第一绩报最，将就徵而过余曰，以某之倖免于今世也，而不图复得预于徵取也，今且别子行矣，子将何以教不谷。夫予草野，何敢知天下事，请姑与瞿父谈吏治，昔皮日休尝谓元鲁山为真吏，夫真吏之所贵，则廉与才矣，而廉与才每易伪而难真也。猛于虎畏如鼠者勿论，或假一二减额捐捧省罚之事，以博清名，而其实智尽能索，业已厌所欲去矣。不则巧歎甲以取赢于乙，矜自持而因以持人，或强为纠缠，苦其身心，而非其所愉若者，而谓廉有真乎？闪烁滑贼，壮趾触藩者勿论，或惧操刀之伤手也，怵然为诚曰，无多事，多事多罪，卑陋悛懦，崔睨狸听，举口如絨，投足如积，曾未见堑之灭也，而藉言于运斤成风，令机务尽成寝阁，元慙悉置不问，而乃以延敦大之誉矣。或者曰，龙蜚螭屈，枉以为直，吾姑柔其舌，折其腰，舍陶潜之劲节，而师老聃之犹龙，及一入言路，则擔擔唾余，喧喧于群

声之吠，而不自知其貽笑大方矣。凡此皆云伪吏，而鲁山瞿父所共羞者。今兹行也，将寒峻其质，坚强其骨，三老其直道与？宁扬扬自得，碌碌因人，而击断自雄为也。将精言月旦，推贤让能，以为国家与？宁耳目掩，神识倾，人而树党为也。将饭脱粟，服素丝，与世寡营，退食衍衍与？宁改玉于末路，憊情于笑貌也。将朝政民风、军国吏治，知必言，言必行，行必力与？宁长于割鸡，短于解牛，使功名损于治邑时也。今天下事舌争何如眼明，识莹贵乎力任，瞿父而欲干理天下乎？则无以加于治丰矣。余僦居郭外，瞿父每以公事入郡，必过我邸中，剧谈移时，凡古今成败，时局变端，嘉赏不已而感慨，谑笑不已而涕泣，两人相喻，不欲使吾党士知也。瞿父家藏东观书，习耳朝庙故实，其于文章政事，如赤堊青蓝，不期而化，乃其弘深酝藉，有过余者，而瞿父独有解于余，中心好余，谓余当求之千百年以前，千百年以后也。噫！余固憾世无知己，将凿穴力田，著书以自老，不欲为苟仕，兹何幸，得一瞿父。世无瞿父，山川可藏，名琴可断，东海可蹈也。今瞿父行矣，而余饘粥杜门，不敢复出，即勉而出，亦嵬嵬如社师，从群儿取糈自糊，以万一人之容我，抑安敢矢口谈天下事，不敢矢口谈天下事，然技痒而不能禁，剑吼而不能刳，曾未及为所欲为，祸且踵至，则何如饘粥杜门，咏歌先王之道，从田父课桑麻，从里老善劝谕，使其乡为畏垒庾桑，庸愈乎终不敢伛俛屈伸，以事未尝知己，而轻于暗投为也。语毕，瞿父划然而笑，遂别去。余惆怅久之，遂闭关塞兑，请从此不复言。时天启癸亥季春穀旦，庐陵治年弟刘铎拜手赠。